

在岳西做秘书

黄剑平



花之梦 李陶 摄

闲来无事，翻找旧书，从泛黄的书页缝隙滑落一个红色的小本子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某县人民政府的旧工作证。封面鲜红色依然，内页却已发毛泛黄，毛笔字很有力道，上书姓名、职务(秘书)、发证时间(1986年1月28日)。轻抚这个证明我四十多年前“显赫身份”的物件，仿佛触碰到内心深处一个最隐密的角落，又好似无意间触了手机屏，裹着旧时光影的人和物，在细雨叩窗的夏夜，齐齐涌到眼前。

重重光影定格一幅我24岁时的青葱模样：披一袭灰白的风衣，拎只樟木箱子，从十数级青石台阶拾级而上，步入青砖灰瓦的三层高县委大楼，开启长达六年的“秘书”之旅。

其实拿到证已是工作四年多后，先前称谓“干事”，就是在办公室干具体事，比如夹报纸、打开水、整理文件。弄文字却是从通知、告示类开始。办公室孙老主任慈眉善目，耐心教公文格式、行文规范。最快意的是陪领导下乡，坐帆布吉普车，可以观山阅水，熟悉民情。

“首秀”是在一个冬日，跟随时任代理县长周老去岳西县菖蒲区调研。几十里斗折蛇行的山路颠簸下来，人有些虚飘，周县长却步履矫健。第一站是岩河公社，藏在山坳中的两排简陋土坯平房就是办公场所。因是正午，书记领我们一行去了厨房，说灶堂烧火暖和一些。房子矮且暗，几个人在高高低低的板凳上随便坐着，聊起老区脱贫的事，很是闹热。周县长善于倾听，时而点头、插话，最后从大家七嘴八舌发言中梳理出一二三四条，浓厚的望江口音掷地有声。他说完一屁股坐到灶台边拨弄柴火，火势旺起来，飞溅着烟尘的火光映在他坚毅的脸上。堂堂一县之长，灶堂办公，较之我们当下有些人习惯坐在

华丽办公室侃侃论道，多出的不只是人间烟火气，更有老一辈人赤诚本真的底色。

跟随朱县长当秘书时间最长。他是在干部队伍“四化”浪潮中被相中作副县长候选人的，首选落败。原因竟出在他常戴的一顶帽子上，不仅色调花哨，还有个绒球球在顶上晃悠，农家出身的代表觉着扎眼，影响到选情。当然事情很快就得到圆满解决。作为秘书，我跟随他身后进工厂、跑工地，在经济建设一线得以磨砺。一次到县煤炭公司开协调会，恰逢停电，他蹬上椅子就去捣鼓电表，室内很快亮了。公司经理惊讶地张开嘴，不知说啥好。朱县长个头不高，精明风雅，江南商业文明浸润的灵敏气质叠加无锡轻工学院锻造的技术素

养，使他成为管工业的高手。他亲手书写了岳西工业辉煌的一页，缸套厂、轻机厂在省内声名鹊起。县里干部至今都爱喊他“朱老总”，亲切中透着敬意。

县委县政府十多个部门近百号人，挤在一座三层木楼里办公。往里走是一进三重的白墙灰瓦平房，住着不少单身汉。我住第二排右边第一间，面积不大，宽厚的木地板，踩上去晃悠悠的。一入夜，悠扬的胡琴声盖过夜鸟的鸣叫，单身汉们甩开粗嗓门应和嚎唱。拉琴者是长我几岁的同焱兄，县委大院有名的一支笔，给书记做秘书。直到几十年后的某天，在山区街角一处小酒馆里同我聊起往事仍十分动情。1984年走马上任的王书记，一心扑在山区的脱贫事业上，夙夜在

公。头几个月，他坐辆破吉普(县委、政府仅各一辆)，走遍全县所有乡镇和大部分村庄，访贫问计，扎实调研，形成以林业“两山并一山”为突破口、抢市场先机强县富民的发展路径。一时间，山区小县改革发展风生水起。他在大会上慷慨演讲，直斥时弊，当面“尅”人，让有些干部坐立不安。一次去深山走访，山高路黑，夜宿农家。旧棉被里的跳蚤没长眼，将他叮出一身红疹，他一边挠痒，一边照样同地方干部谈笑风生。有几个农民因山林承包问题到城里找他，他热情接待，与秘书一道从食堂打来几份饭菜，晚上就在他宿舍隔间打地铺睡觉。

身边工作人员敬他服他。同焱说他有过次陪书记下乡，纯朴的村民放起鞭炮接“父母官”，回荡在苍翠山谷中的鞭炮声，让他感觉周身的血沸腾。真正的共产党人是用一颗心护着百姓、干着事业的。据说书记离任时，基层干群自发送来几十块各色各式的匾，有位老农受乡邻委托，煨了鸡汤步行十多里山路，送给书记补身子。后来当他重访旧地时，闻讯而来的村民将砂石路上的大石子都捡掉，以这种朴实的方式表达对书记的爱。我们常在心中念叨的初心、使命这些词，在面向激荡岁月的深情回望中变得沉甸甸的。

我有些日子没去我最早放飞青春梦想的这个县了。昔日蜿蜒盘旋在陡峭崖壁的砂石公路已被高速公路取代，曾经荒凉的山峦早已盛披绿装，而那座仍旧用作办公的老楼“整旧如旧”，勾白青砖和红漆门楼器宇轩昂。我可以踏着持重的步子拾级而上，去轻叩历史的门扉，重温昨日时光么？会有熟悉的面庞擦肩而遇，呼一声“黄秘书”这亲切而又陌生的称谓么？我下意识地摸摸贴在衣兜里的小小红皮旧工作证，有些忐忑的心踏实了许多。

湖边行

黄丹丹

徜徉在一条坦荡的高速公路上，忽而快步如飞，忽而凭栏而立，忽而展开双臂。被风鼓起的衣袂，令我感觉自己是只振翅的鸟。五月的风，裹挟着润泽的水汽与丰饶的麦香，被初夏耀眼的阳光纳入后笼罩周身。这条即将通车的高速公路，向广阔的天地舒展，高速公路的栅栏外，铺展着一湖云水，那是烟波渺渺的瓦埠湖。凭栏处，湖光天际，清润满目。隔着这湖温柔碧水，隐约可见对岸一方岗地，我瞬间想起长辈念及在瓦埠湖东岸的祖居之地黄塘埂。忙问同行的书法家李多来先生，可知黄塘埂何在？祖居大顺的



多来先生扬手指向我目及的那片岗地说，对岸便是。

思绪扬起船帆，将我载往199年前祖先连夜逃离的故土。那片我乃至我的父、祖皆未亲临的祖居地，写满家族的血泪史。清道光七年，即公元1827年，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，我的先祖酣睡在合上吊桥、关闭院门的家园。梦境中，她恍惚闻见犬吠与凄呼……一百多年后的我，听说了比噩梦还要惨烈的现实。那夜，同族的土匪洗劫我祖历经数辈积攒的家业，并杀害了院子里近百口人丁。吊桥下的围沟被血水染红……

直到去年，我在为自己的长篇小说《高大门》做前期采访时，问及父亲，我的先祖何以连夜从黄塘埂背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来到寿州，并成为光绪帝师、咸丰状元孙家鼐乳母的往事，父亲久久讷而不语，母亲细细将我曾祖母早年向她口诉的故事转述于我。算来，我已是从瓦埠湖东岸迁徙寿州的第六代移民。

听我述罢家史，李多来老师说，他的祖先也是跨越千里，肩挑背驮至此的移民。当年，沿水而起的顺河集，历经变故，渐起新集，新集延续了原集的“顺”字，取名“大顺集”，大顺之名由此延续至今。静卧瓦埠湖东岸的大顺镇，三面环湖、岗冲相间，是江淮丘岗独有的山水肌理。全境地势南高北低，错落天成。南部岗峦连绵起伏，层层田畴叠翠铺展；北部湖湾平缓清旷，万顷碧水波光荡漾。余埠、罗埠、殷埠、郑埠四座古渡静立湖畔，阅尽千年风月，默默镌刻着旧时水乡舟楫往来的繁华盛景。往昔此处是瓦埠湖水运要道，商船渔舟络绎穿梭，摇橹声、渡人声、市井喧哗声相融，谱成婉转悠长的水乡乐章；如今千帆归静，古渡安然无言，唯有一湖碧水悠悠东流，岁岁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安宁祥和。我走出高速路口，漫步于湖岸滩涂，清风携着湖水湿润拂面，芦苇婆娑，水鸟翩跹，滩涂枯荣有序，

湖面澄澈浩渺，岗田错落有致，一幅原生纯粹、诗意盎然的江淮水乡画卷，徐徐铺展眼前。众人在此流连忘返，我的视线被一只从高空俯冲而下、落在湖面又迅疾飞去的水鸟牵引，直至它的身影隐没在远处的芦苇荡。

从湖滨行车驶入大顺镇新集村仇老庄和美乡村示范点，车泊在一座被鲜花环绕的民居前，攀于院墙上的忍冬花藤上缀满了黄、白两色的花朵，在吾乡，时至小满，此花便蔓延田间地头、农家院落，乡人多称之为“金银花”，唯有我的家人，称其为“忍冬”。老宅的院里院外被忍冬花藤绕成绿底的花墙，婴孩时期的我，便拥有忍冬花为芯的小枕；而忍冬花茶更是我从小至今常备的茶饮。直到得知黄塘埂的先祖为药铺主人，我才想到，“忍冬”或许是那位月高风黑之夜，背负独子逃难的老祖宗给予子孙的语言传承。正如当下走在乡村振兴路上的大顺镇，仍葆有承延古时的独特风骨。古渡褪去往日喧嚣，化作满目自然诗意；传统农耕悄然迭代，蜕变为蓬勃的生态产业；昔日车马欢腾的市集，被即将开通的高速公路连通起奔向四方的康庄大道。放眼望去，大顺镇，正是山乡巨变生动的缩影。